

# 沙枣花香

□贺鸣



清晨，一阵汽车的喇叭声吵醒了美梦中的我。我磨磨蹭蹭起床，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，趿拉着鞋子，慵懒地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。夏天的天空像被纯净水洗过一样，干净而明亮，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，一股淡淡的幽香沁入鼻腔，再吸一下，一种柔和甜美的感觉涌上心头。不知从哪里飘来一股沙枣花的香味，是沙枣树开花了！我索性把头伸出窗外，紧闭双眼，深深地吸了几下，甜丝丝、沁人心脾的清香若有若无。我清醒了许多，浑身的细胞像睡了很久的小鸟，突然醒了过来。我一直对这个香味情有独钟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香味。

## 以诗歌的形式 歌唱诗意的存在

——读张映姝《她·们》

□辛泊平

张映姝的《她·们》，是一本别样的诗集，题目别样，内容别样，结构也别样。“她们”是一个词，是复数；而“她·们”则既可以是一个词，也可以是一个词组，既可以是单数，也可以是复数。读者的角度不同，理解也自然不同。但有一点可以明确，不管是“她们”还是“她·们”，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，这本诗集的主体形象都是女性——女性的关照对象，女性的视角，女性的体验，女性的审美和关怀。

在诗人笔下，那些不同年龄、不同身份、不同民族的女人虽然命运不同，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品质，那就是，不管是顺流还是逆流，她们都没有忘乎所以或者自暴自弃，而是眼中有泪光，心中有爱，有对未来的信念与期盼。

当然，张映姝并没有满足这种现实主义式的女性画像，她的目光既有对大地的凝视，也有对天空的想象。所以，除了那些具体可感的女性形象之外，她还写出了超越现实生存的另一种女性，无论是“骑自行车的女人”“跳舞的女人”，还是“微醺的女人”“举杯邀月的女人”，这些女人在时光中，都曾经留下过美好的记忆，并愿意将这种记忆交给当下，也交给未来。她们是有故事的人，也是把生活当作审美的人。当然，她们的故事不依赖现实的冲突，而在于生命的不安于现状，在于灵魂的躁动与独舞；她们的审美并不是刻意拉开距离的人生装扮，而是生命本身和经历本身。在这种灵动而又隐秘的时空里，女性是独立的存在，她们没有因为依附什么而成就其价值，而是坚守一种自在自足的心理感受与生命关照，向爱而生，向美而生。

在诗集设计上，诗人没有遵循一般意义上的诗集结构，把这些女性按照尘世的理解分成若干板块，以专辑的形式呈现出来，而是选择了以自然的线性时间为线索，让她的主人公们一个个出场，没有领衔与主次，没有番位，只有出场顺序和她自身的故事和光彩。这种结构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迷失其中，因为，他不得不是一个去辨认，哪一个生命的挣扎，哪一个灵魂的舞蹈；哪一个奋斗的楷模，哪一个自强的榜样；哪一个是生活的滋味，哪一个是人生的遗憾……

当我们打破那种固有的阅读习惯，就会发现妙处——每个时间点上都有不同的生命形态，它们相互衬托、相互掩映，让同一个舞台充满了人间的悲欢与尘世的烟火。她们相互走过，或咫尺天涯，或从无交集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她们共存于天地之间，共存于诗人的视野里。这种看似无序的生命格局本身就是秩序，这种看似没有联系的生命形态在同一个时态下就构成了冲突。这种秩序符合自然伦理，这种冲突遵循生命自身的打开方式。正是这种时间排序，让整本诗集始终处于一种多面孔、多元素、多人生的摇曳多姿。而这，又恰恰是鲜活多变的人间现场，是让人感同身受的生命版图。

那些遥远的儿时记忆，院门口的沙枣树总是如期而至地绽放起来粒大小的小黄花，屋内屋外飘荡着甜润的袅袅香气。每年沙枣树开花，端午节就到了，母亲会用色彩艳丽的碎布做许多香囊，里面揣上沙枣花。母亲说戴着它可以辟邪祈福，一个夏天我身上的清香总能引起小伙伴们无限的羡慕。我还捡拾许多沙枣花枝，将灰绿色的叶子铺平，把小小的花朵尽量拨开，摆一个好看的造型夹在课外读物《少年文艺》里。至今翻开那仅存的两本《少年文艺》，依然会隔着时空传递出那遥远的淡香。

朝阳灿烂，远处青色的山峦高高耸起，漾在光亮中，青得更浓。这是个美丽的早晨。我突然有了去找寻那散发着清香的沙枣树的念头，我想起了咬牙沟里的沙枣树。

说走就走，驱车来到咬牙沟，停车，踏上公路左侧的山坡。辽远空旷的天空蓝得扎眼，远处蓝天与藏青色高山相接的地方均匀散布着鱼鳞般的白云。眼前满山坡的生态林已成规模，清香的空气流动着，丝丝缕缕地撩拨着我的肌肤。

缓坡上，各种树木枝叶茂盛，树叶在阳光下闪耀，山坡全绿了。其中沙枣树花开正浓，狭长的叶子是一种独特的灰绿色，在满坡的绿色中甚为

## 父亲的侧影

□党玲华

时光飞逝，转眼父亲已经离开三年了。三年里，父亲的身影不时在我脑海里闪现，最忘不了的还是那年父亲的侧影。

2002年初秋，因为我的孩子要出去上大学，离家远了就不能时常回家，在孩子走之前带他回库尔勒看望姥姥姥爷，在库尔勒住了几天后就要回吐鲁番了。那时的火车从库尔勒到乌鲁木齐需要一夜时间，到吐鲁番下火车也到凌晨5点多了。上了火车没一会儿，儿子说，妈妈你看窗外站台上那个人太像姥爷了。我看了一眼，也觉得特别像，但又一想不会吧，我们出门时父亲和母亲是站在院子门口送的我们，就这一会儿他怎么能到车站。

列车徐徐向前开了，我再一次回头看向窗外，看着那人被风吹起的花白发梢，翘首望着列车的侧影，我感觉那个人就是父亲。迷迷糊糊一夜，凌晨到了吐鲁番，我迫不及待地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，母亲说我丢了东西，昨天父

## 我的父亲

□张辉

思念如同疯长的荒草，无法平复。对于其他人，思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越来越淡。但是对于父亲的思念，即使过了再长的时间，也不会淡去。

记忆深处，总会出现一幅温暖的画面：温文尔雅的父亲手提提灯笼，后面跟着哥哥、我和妹妹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颇有学识的人，每每忆起父亲，脑海里总会勾勒出：他拿着毛笔，让笔头沾满墨汁，在碗边轻轻刮几下，然后沉稳的挥笔书写对联的模样。

小时候，村子里没有卖春联的。可每到过年，家家户户贴春联是必须的。这在当时，应该是最具年味的体现了。当时父亲有文化，毛笔字写得好，是十里八乡的独一个。

当村子在一场瑞雪的覆盖下，变得粉妆玉砌的时候，当猪栏里的猪嘶哑的叫声渐息时，当家家户户开始蒸各种各样的花馍馍时，我家便开始热闹起来。父亲会变得十分忙碌，大清早，我总是被母亲叫醒：“新惠子，快起来，给你爸爸压红纸，要写春联了。”在妈妈千呼万唤下，我果断地贪恋土炕上暖暖的被窝而假睡，妈妈会掀开被子。次数多了，形成习惯，每到写春联的时候，我便乖乖起床，给父亲压红纸。等父亲写好对联，我小心翼翼的捏住对联的两头，放在热炕上以便尽快让墨迹干透。一旁等的人就会心满意足地拿着春联，一边感谢一边匆匆离去。

记得有一年，北风呼啸，连家里那只最勇敢贪吃的老母鸡都不出鸡圈了。我想：今早一定不会有写春联的人了吧！正这样想着，大门口就传来敲门声。我去开大门，来找父亲写对联的人在寒风中缩着脖子，腋下夹着一卷红纸，看到来开门的我时，总会习惯性的问一声：“新惠子，你爸爸在家不？”

父亲和母亲对来人的热情态度至今令我无法忘记。看到来人，他们一定会喊着让我倒一大茶缸子砖茶，再端一盘自己家院里的沙枣树上结的沙枣子，或者和父亲一起吃一片火炉上烤的两面金黄的土豆片。这期间，父亲会让母亲把桌子擦一遍，自己再认真擦一遍，后才开始折叠红纸，并用小刀一张张裁好，并取出一个蓝边边的小碗，小碗里装的是加了水的墨汁。因为没有富余的钱，一瓶墨汁总要加点水，这样可以多写几副对联。这时，满屋子弥漫的都是浓郁的墨香。做完这些准备工作，父亲会把大小两个毛笔泡在水

抢眼。一朵朵米粒似的小黄花挤在枝叶之间，阳光的手指点在花蕊上，怒放出的清香把整个咬牙沟都熏成了黄色。我拽下一枝开满花儿的枝条，小心折下一簇簇花枝，把它们拿到鼻尖狠狠地嗅着，浓烈的香气似乎钻进了身体里。

往前走，脚下的蚂蚱机警地跳到草叶下面，屏息凝神。蚂蚁随处可见。蜘蛛在树枝间织下一片片偌大的网盘，等待着猎物自投罗网。白色和黄色的雏菊点头摇摇。马莲花开出一片淡蓝色的烂漫。牵牛花的藤蔓缠绕起许多不知名的小草。

很快我就登上山梁顶端，理一理头发，选一处凸起的草墩上坐下来。旁边的芨芨草下面似乎藏着什么小虫子，发出声响，翻开芨芨草，看到两只屎壳郎拱着一个粪球，它们一会儿向左，一会儿向右，好不容易把粪球滚到了一个小小的土堆上，哧溜一下，又滚了下去，“噗嗤”我笑出了声，没想到我被两个屎壳郎的游戏给迷住了。

寂静的山坡任太阳暖暖地照耀，微风温柔地梳理着山坡上的一切，沙枣花的香味弥漫在咬牙沟的沟沟坎坎。我抬头远眺，山梁的另一端，一片绿色的麦田向远方铺去，地里有两个人在锄草。寂静的麦田里，他们用一种看不到的速度缓慢移动着，不远处的田埂上一头老牛悠闲地吃草，忽

亲还迫到车站送东西了，就是没有找到我们。我明白昨晚在车站看到的就是父亲，真后悔昨晚为什么就没有喊他一声，想着当时他的侧影，我的双眼一下子湿润了，也就是父亲可以做到这样。

父亲是一个工作生活很规律很严谨的人，办公室总是整整齐齐，连抽屉里都收纳得十分整洁。父亲对工作也是十分认真，经常都是晚上加班或找同事聊工作，很晚才回家。那时单位里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一辆马车，下乡几十公里都是坐马车去，马厩是我们最好的游乐场。

记得当时建办公楼的水泥特别紧张，父亲上山和司机一起拉水泥。上山的道路崎岖蜿蜒，布满泥坑和大石块。一边是深深的悬崖，一边是陡峭的山体，那条路我也走过。一路颠簸，我很难想象父亲是怎样坚持住的，看着父亲疲惫的身体，内心是既心疼又埋怨。

父亲的一生给我留下了太多。对工作认真

里润一下，才搭在小碗边上。

我喜欢看父亲拿起毛笔慢条斯理蘸墨的样子，平时总是满脸慈祥的脸上，这时候总是格外的严肃，父亲手里的毛笔杆慢慢转动几下，让毛笔头浸满墨汁之后，再把笔头在蓝边碗上轻轻刮几下，便开始写了。此时的我站在桌边，帮他一边压着纸一边随他写字的进度而慢慢移动纸，每写两个字，就退后一步，等写完一张，父亲会读一遍，看到没有问题，就让我放到热炕上去。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拉紧对联的两头，生怕墨汁淌下来，白白糟蹋了父亲的辛苦。

父亲的记忆力特别好，他的脑海里似乎装着无数副春联，“春回大地福满园，万事如意进祥

而“哐”的一声长叫像一条弧线传向锄草的人，一人缓缓地站起来，佝偻着腰，他回头望一眼老牛，又抬头看看太阳，伸伸腰，又蹲下去。老牛甩打着尾巴继续吃草。我仿佛看到了多年以前的父母，一个夏季他们也是这样守护着麦田，期待着沉甸甸的秋天的到来。

几只不知名的小鸟从身后飞来，欢快地落在沙枣树的枝桠上，黑白相间的羽毛蘸着沙枣花花蕊的粉末，浑身弥漫香香味，像出嫁的新娘。继而又飞起来，打几个旋儿，叽叽喳喳，相互追逐着。我久久地置身在这个寂静美妙的大自然里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静心地感受过大自然的能量了。生活的琐碎、工作的忙碌把自己锻造造成焦躁急切的脾性，频发的抱怨让生活如被尘埃遮蔽的明珠，失去了光泽，而此时此景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万物都在自己的道场里成长着，生活着，面对春夏秋冬季节的循环更替，它们是那样的淡定与祥和，如这满坡的沙枣树，冬季的凋零并不影响夏季的芳香，它们枯萎了，它们又茂盛着，它努力地传递着生命的热情，为夏日增添美丽。

置身咬牙沟，周围的一切如幻境般疗愈着我不知所措的内心。渐渐地，我与沙枣花一起吐纳芬芳，安静而丰盈。

负责，对生活积极乐观，对家人充满深深的爱，对朋友和周围的人有着满满的善意。很多年前老家要新建学校，在家里拮据的情况下，他依然慷慨解囊，助力家乡的教育事业。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在他九十高龄时，留下10000元，用来交纳党费，只可惜他没能亲自实现这个愿望。父亲的一生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像涓涓细流滋润着我们。父爱如山，深沉而厚重；父爱如水，包容而伟大。

父亲时常给我说，他很知足，经济上有国家的离休金，生活上有儿女的照顾和关心，他的脸上总是惬意的微笑和满满的幸福感。在我的心中，父亲伟岸而平凡，他生养了我们，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，怎样生活，父亲就是我的榜样。

三年了，我忘不了他慈祥的面容，忘不了他微笑的神情，忘不了我每次离家时他挥手告别的场景，最忘不了的还是他的侧影和被风吹起的花白发梢。

庭”这样的春联是贴在大门上的；“淡饭粗茶有真味，窗明几净是安居”这类春联要贴在厨房；“六畜兴旺”“五谷丰登”这类对联要贴在牲口圈或者是仓房门口。那时候看到满炕满屋的春联，听父亲抑扬顿挫地读对联，我的心情会不由自主地欢快起来。春联上的墨迹晾干后，父亲就会一副一副地叠好，村里人谁识字谁不识字，父亲都知道得清清楚楚。对那些不识字的，细心的父亲会给上下联做上记号，例如上联会折一下，还叮嘱人家不要贴反了。

现在每年春节贴春联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父亲，想起那个儒雅的颇有风骨的男子，他拿着毛笔，让笔头沾满墨汁，在碗边上轻轻刮几下，然后挥笔写下对新一年

## 怀念父亲

□蔡金花

是的，我想父亲了，浓烈而忧伤。

屈指算来，父亲离开我已是数年有余。恍惚中，总觉得父亲依然在，我带回一件父亲以前经常穿的衣服，即使没有温度，但一直在那，不声不响，无声无息。

父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记得小时候，每逢夏天，我们家的小花园里便开满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儿，这都是父亲用心栽培的。

傍晚时分，我会欣赏着美丽的花，听着收音机里传出的歌，看着天空中变化的云朵，心便会被满满的幸福充盈着。

那时候，我是快乐的，不折不扣；父亲也是快乐的，不折不扣。

慢慢地，花园的花依然妖艳，天空的云依然变化，但我却长大了，而且要出嫁了。结婚那天，父亲掩盖不住深深的不舍，对他宠了二十多年女儿的不舍，不停地嘱咐我的爱人一定要对我好，眼里全是晶莹的泪。结婚后，我和父亲的交流更多的是书信，因为只有书信中，父亲才能对我诉说他绵延不绝的思念与牵挂，我也可以更好地表达对父亲深深的爱与挂念。父亲的文笔细腻，字也写得好，而且每次行文中都透着一份淡淡的忧伤，我知道，这份忧伤来自对我的不放心。有一次，父亲说，他每次走到我结婚时办酒席的那家酒店时，他的眼泪就控制不住，心里难受，看到这句话，我的心都要碎了，我可以想象到父亲在酒店外抹眼泪的情形。我即刻回信，告诉我的女儿一切都好，叮嘱他保重身体，暑期我去看他，信未结束，信纸上便布满了泪痕，一个又一个。

我每次回家，父亲便快乐得像个孩子，跟我说很多的话，仿佛要把我们分开后没有说的话全部补上一样。我依偎在父亲身边，认真听父亲絮叨，就像小时候一样。母亲说，自从从结婚后，父亲便变得多愁善感起来，聊天中几乎从不脱离我，经常絮叨不知道我过得好不好，工作顺利不顺利，日子开心不开心。父亲的爱，就是这样浓烈而直接，也让我明白，原来我是一个多么被疼爱和呵护的孩子啊！

接到父亲病危电话时，我整个人怔住了，而后像疯了一般地回家。当我踏进家门，看到一屋子亲戚时，我预感到情况不妙。我飞奔地跪在了父亲身边，父亲疲惫地闭着眼睛，眼睛深陷，我摩挲着父亲那双消瘦得不能再消瘦的手，我害怕再也听不到父亲慈祥的呼唤，再也看不到父亲和蔼的凝视，大声地哭了起来。过了一会，父亲吃力地睁开了眼睛，看到我后吃力地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，吃饭了没，叮嘱母亲赶快给我做点吃的。眼泪再次模糊了视线，父亲在最后弥留之际，用尽全身力气叮咛的是让母亲给我弄点吃的。

在整理父亲遗物时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封没有寄出的信，打开信，那是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，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。看着父亲熟悉的字，一字一句都是对我的放不下，我号啕大哭起来。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，去了。

“父兮生我，母兮鞠我。拊我畜我，长我育我，顾我复我，出入腹我。欲报之德。昊天罔极！”一遍又一遍，反复吟诵。我知道，我想父亲了，浓烈而忧伤。

